

江湖

在江湖中，
想实现这种噩梦的人，

我们都叫他们亡命徒。

而亡命徒最终是一定要亡命的！

作者十五年另类生活的厚积薄发
数十家网站的连载，点击过百万
深受移动公司青睐，入选『手机书屋』栏目

廖元墨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廖无墨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7

ISBN 7-80195-087-9

I.江… II.廖…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664 号

江 湖

作 者 / 廖无墨 著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2/3/5/6

邮购热线 / (010)68992190

电子信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印 刷 /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1.5

字 数 / 30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5000

书 号 / ISBN 7-80195-087-9/I·184

定 价 / 24.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深层解析《江湖》系列受欢迎的原因

五湖之南

一、游离于社会体系之外，让人有发现新世界的新奇和兴奋感

毫无疑问，读者群中接触黑社会的比例很小。而大部分读者从最初上网的潜意识来看，就是寻找现实生活之外的世界的。突然看到黑社会的庞杂与形形色色，顿时有天地一宽的感觉，这是第一层面的阅读推动力。

二、重新解构价值观体系、迅速而又到位地惩罚恶人的扬眉吐气之感

一般人从小到大，对社会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委曲求全、磨平棱角以及向世俗屈服的过程，在最终的价值体系中，普遍大众都会为了恶人无恶报、鱼肉弱势群体而备感无奈。《江湖》系列作品让人们在潜在的角色转换中体会到了惩恶扬善、快意恩仇的感觉，这是推动其流行的强大力量。

三、不劳而获、“闯荡江湖”的一身轻感

没有一个真正的黑社会人物是创造价值的。从社会表象来看，这个群体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寄生虫。他们付出的，主要是巨大的付出自由（坐牢）和生命的风险，然而，这些付出的成本反而转换成了“积极”的成果，因此，总的来说，《江湖》系列作品让阅读人群远离枯燥的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涯以及被人呼来唤去的“以尊严换口粮”的潜意识屈辱感，“闯荡江湖”，

江湖

“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何其快哉！

四、与普通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淡漠、人心隔肚皮以及点头朋友等现象截然相反的绝对忠诚的黑社会人际关系，让阅读人群有心头一暖之感

毫无疑问，陈锋、潘云飞、楚建明等人表现出了典型的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的义气。当然，黑社会中也会有闻天海这样的阴毒人物，马建立这样的跳梁小丑，但这更让人觉得类似前三人群体的忠诚品质的可贵之处。而这些，都让阅读人群更感到黑社会的丰满和鱼龙混杂，更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五、人物脸谱化，使得人们在判断角色忠奸时一步到位，精简了脑力劳动使得人们寻求放松与消遣阅读的初衷得到了完全兑现

小说中的人物一般从出场开始，就基本被定型，定型过后的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往往是文学作品保持较高阅读率的保障。这一点上，典型作品可以参照《天龙八部》。人们在阅读作品时，得到了坐山观虎斗的极大满足感。

六、警匪冲突的极端化，暴力场面的白描，潜逃的紧张兴奋感，抓捕的抽丝式的“益智游戏”带来的轻微满足感，都在较浅层意义上加大了作品的张力

可以这么看，《江湖》系列从头到尾都是高潮部分的警匪片。金庸作品中类似围攻少林寺，决战光明顶等高潮部分仅占作品篇幅的极小比例，但《江湖》中类似场景却层出不穷。诚然，感官刺激也是刺激，总要好过没有刺激，尤其是寂寞平庸的日常生活，于是，快看！快看！快写！快写！一天刷新三十遍！也就成为必然！

情义飞扬的日子——也论《江湖》

浪子小邪

听说“江湖”这个词时，古龙刚死，金庸封笔，周润发却正红。

十二岁的时候，我读武侠小说，看《英雄本色》。那时候，我迷乔峰迷李寻欢，崇拜周润发崇拜成龙，我喜欢对着女孩子说“落魄江湖载酒行”。

十五岁的时候，我看《古惑仔》，看《新家法》。那时候，我穿大脚的裤子，染黄黄的头发，崇拜陈浩南崇拜山鸡，我抽烟我逃学我打架，我喜欢对女孩子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十八岁的时候，我看《大话西游》，看《枪火》。那时候，我读大学我谈恋爱，喜欢踢足球喜欢玩游戏，看到一帮毛头小混混的时候，我喜欢对女孩子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屈指一算，今年二十三，经历过毕业，经历过求职，也经历过“非典”，还经历过失恋，少年时的豪情似乎不复。但我骨子里却是个江湖情结特别重的人，工作之余，或看看《无间道》，或重温《古惑仔》，金庸的小说常年摆放床头，在网络上寻文时，也总是刻意去找黑帮题材的网文，心中似乎在渴望找寻着一种什么感觉。网海茫茫，缘来相渡，就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我结识了“天涯”，也结识了《江湖》。

和所有的廖无墨书迷一样，我在漫长的等待与坚定的追随中，看完了《江湖》的最后一帖，连忙把所有的都下载下来，整理成一个文稿，最后重新再通读一遍，享受一份特别的快感。快感之后，我蓦地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我根植于骨的

江
湖

那所谓的江湖情结、黑帮情结，其实就是一份对于情义的执著。

看《江湖》最大的快感就是看人、看情、看义！小说中曾有一个片断，陈锋在潘云飞的帮助下平息了闻天海的酒店捣乱事件后，有个商人看在眼里，说过一段话：“陈锋年少时一定风云过，至少在他附近的劣迹青少年里一呼百应过。这种痕迹很难抹去。但他中途退出了。许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退出了这个圈子。其余的人继续闯荡社会，就有了现在的所谓大哥。”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故事的形成背景。江湖的构成元素是很多的，有大哥，有侠客，也有隐者。闻天海是真正的大哥型人物，脚踏黑白，只手遮天，他的威势压遍江湖每一个角落，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但在他的势力范围下却有陈锋、潘云飞这样的人。陈锋虽然是隐者，但却遗留着江湖的气质，决不会妥协在任何威压下；而潘云飞始终就是个黑道游侠型的人物，无须太多马仔，一两个人，一两条枪，凭着胆识闯江湖。一个压迫性的大哥和两个天生反抗的游侠，于是，矛盾应时而生，江湖就有了仇杀，有了争斗，有了刀光剑影……当然，还有情义。

行走江湖的首要条件就是有情有义，古代就有了桃园三结义，梁山忠义堂，香港黑帮影片里的古惑仔也常拜关二爷，对情义的重视也是对江湖规矩江湖道义的重视。《江湖》就是一部描写情义的小说，特别是男人间的情义。陈锋与潘云飞，陈锋与凡，陈锋与李所长，潘云飞与楚建明……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来看，陈锋并不算是良民，结交黑道，结交公安，但基本没做什么坏事；而潘云飞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敲诈勒索，随意杀人。但既是在江湖中论事，就无绝对的好坏，只有相对的善恶。陈锋洗手归隐，却脱离不了江湖气，慷慨豪迈，对人真诚，为自己的小弟出头，为昔日的好友甘愿舍弃一切。潘云飞性子直率，无所畏惧，为朋友两肋插刀。在看《江湖》中陈锋被闻天海一步步逼迫的过程中，我曾想陈锋最后到底有没有杀

死闻天海,在论坛上也和诸多 FANS 们猜测纷纷,但是当自己看得入戏的时候,心情却是平静异常,因为我坚信,如果陈锋死了,潘云飞一定会为他报仇,同样,潘云飞死了,陈锋也一定会为他报仇。不为别的,就为那份情义。

《江湖》一直以来都受到读者们的忠实拥戴,其中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小说中能引起共鸣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在玫对陈锋的回忆中,少年陈锋载着玫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了学校里的小霸王,结果被暴打。然后第二天课间操,陈锋就率领潘云飞、狄爱国等人手持白蜡杆冲进学校报仇,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这段描写当时让我激动了好久,似乎回到了中学时代的混混生涯,勾起了对那份少年情义的回顾。年少时候也许都有过轻狂的梦想或者经历,至今读《江湖》,找的也许就是那种快意恩仇、血脉贲张的感觉,张扬过后,纵是平静,也有思绪缠绕。

从前网友们在帖子内曾讨论过将《江湖》拍电影,还罗列了一大堆演员的名字。然而,在我眼里却始终有一个画面:由任达华饰演的陈锋伫立在监狱的窗口旁,抬眼望着窗外的天空,脸上露出微笑,回忆昔日情义飞扬的日子。

陈锋那天喝酒骂了闻天海几句,不想被人传出去了。

当然,陈锋一点也不知道。

闻天海在这座城市名头响得很。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你听了就知道了。

有一家公司问另一家公司要账,纠集了上百人,三四十辆轿车,将这家公司门前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时间交通瘫痪,政府部门频频疏导,均不奏效。区政府一个领导想起闻天海,给他拨打了手机。二十分钟以后,一辆黑色凌志悄然驶来,前排下来一个人,四十多岁的样子,从衣着打扮上很难看出此人身份,一张脸隐隐刻着江湖的烙印,但被刻意地掩饰了。后排座位上紧跟着下来几个青年人,一律的剽悍,面无表情。

这人找到那一帮领头的,递了张名片,没有说话。那人显然不认识他,傲慢地看了名片一眼,马上脸色变了,伸出肥手要去握对方,堆满了笑。

“闻天海大哥！久闻久闻，有什么吩咐的吗？”

闻天海没有握他的手，侧脸看着边上一座造型别致的建筑：“不要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五分钟后全部离开，OK？”

“这个……”那肥人将手缩回去，尴尬地笑着。

“嗯？”闻天海目光移了过来。

肥人一拍大腿，爽快地说：“听你的！五分钟全部撤离！”

陈锋那天喝完酒就回了饭店。陈锋在市东郊开了家酒楼，规模还可以，一座老式宾馆的下三层楼都被他包了，起初经营粤菜，后改为川菜，生意比较红火。

饭店里转一圈，陈锋就回家睡了，醒来后把说了什么忘了一个一干二净。再说即便没喝酒，说了这又有什么，现在什么话不可说。而且哪有这么巧的事，偏偏你说的话就给传了出去。

陈锋继续打理他的饭店，他其实不用怎么操心，有总经理，楼面经理等等一千人如齿轮般运转着，每一个环节有条不紊。陈锋只是习惯了。陈锋是从小饭店起家的，不劳碌一下总觉得对不住什么。

这天上午，陈锋被辖区派出所李所长喊去了，李所长说北郊新开一家桑拿，好多人都去了，反应不错，咱们也去瞅瞅吧。陈锋说去瞅瞅吧。李所长说子弹可要带足，据说那里不便宜。陈锋拍了拍口袋，叫所长放心。陈锋一直不习惯拿皮包。

陈锋开着普桑，和李所长朝北郊驶去。

“该换辆车了。”李所长坐在后排左面位置上。李所长总是坐这个位置。据说司机后面的位置最保险。司机出事前第一反应是要保己，右面就顾不上了。

“明年吧，还有点款没还完。”陈锋点了只国产烟抽上，又将烟盒朝后递去。李所长挡了，自己掏出进口烟来点上。

“知道你不爱国，但习惯了要让一下。”陈锋说。

李所长“呵呵”笑了：“这进口烟化痰，我痰多。”

来到桑拿中心，果然很气派。上了二楼，开了两个单间，服务生过来问：“需要什么服务？”

陈锋说：“那位老板全套，我这边不用管，把好茶泡上就行了。”

陈锋就桑拿了一下，回到单间一躺，边抽烟边看电视。服务生又过来了，弓身问道：“老板，要不按摩一个钟吧，都是一流小姐。”陈锋挥挥手，叫他出去。

十二点的时候，电视里播午间新闻了，陈锋的手机响了。打开一接，脸色变了，“喔喔”着，连说我马上去马上去。接着给李所长打了手机。没人接听，再打，还是如此。匆匆穿上衣服，手机响了，一看显示，是李所长的，忙告诉他饭店有人闹事。李所长叫他等着，不一刻过来了，板着脸说：“澡也不叫洗好，回去狠狠收拾他们！”并朝所里打了个电话。

二人又飞车朝回赶，闯了两个红灯。

饭店是将近十二点时出事的。当时来了两辆大轿子，下来六七十人，一水的二十郎当小伙。下车时倒也个个很客气，还告诉迎宾说是单位会餐，包间全要了。迎宾说对不起，好多包间都被人定下了，不过你们这些人，剩余的包间也足够你们用了。

二楼三楼是包间，这些人嫌电梯小，一窝蜂从楼梯上了楼。上楼后，两个人占一个包间，遇上包间里已经坐上客人的，一把刀抽出来，拍在桌子上。客人们哪敢论理，一个个狼狈而逃。有个大腹便便的老板模样的客人拿出手机要打110，被一拳打在脸上，手机夺过来，“吧唧”摔做两块。又有人朝他肚子上踢了一脚，他痛苦地蹲了下来。

十分钟不到，包间全部被占了下来，正好一间两个人，看来是事先计算好的。

倪总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女性，也曾经走南闯北，见过许多场面。她示意吓得变容变色的服务小姐们退到楼梯口，自己

走进一间包房。

“先生好,请问要安排什么菜?还是等你们人来齐后再点菜?”

里面两个人笑了:“大姐,我们人这不已经来齐了?我们今天的工作餐,咋简单咋来。每桌一盘花生米,一盘黄瓜就行。酒有没有几块钱一瓶的?没有去外面买。”

倪总经理知道碰上闹事的了,微笑着叫他们稍等,退出来给陈锋拨了电话。

一楼陆续来了许多客人,有些是事先定好包间的,听了解释,一个个怒气冲冲,说你们这样做生意,以后谁还来!有不信邪的,闹哄哄就上去了。不多时又鸦雀无声地下来了,愤愤地朝外走,任倪总经理们如何赔罪,只丢下一句:“真不像话,天底下就你一家饭店啊!”

派出所的两个民警赶来了,又来了几个巡警。上二楼后,人家振振有辞:“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吃饭?点两盘凉菜就不能在这里吃了?谁规定的?噢,我们两人占一个单间啊?我们谈生意啊,别人听到不好啊!再说,有规定两个人就不能进包间的吗?”

民警要来硬的,一帮人全站了出来,三楼的人听到动静也下来了,将几个警察围在当中,一阵起哄。

这时候,电梯门开了,李所长和陈锋走了出来。

李所长一叉腰,怀里的手枪露了出来:“我看谁在这里闹事!”

场面暂时安静下来,两个民警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李所长咬牙切齿:“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统统给我带走!”

闹事的里面走出一个人,把手机递过来:“原来是李所长啊,请接个电话,不接你会后悔的。”

李所长迟疑了一下,眼睛瞪着对方,把电话拿了过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有磁性的声音。

“李所长啊，久仰了。我这会儿打电话是想给你讲个故事。”

“开什么玩笑！你是谁！”

“我经常散步的路上有天出现了一泡臭狗屎，”电话那边的声音不容置疑地传了过来，“我对一个体面的人说，给你十块钱，你把这堆狗屎清理了。体面的人鄙夷地看了我一眼，拂袖而去。隔一天，我又见到了这个体面的人，给他一百块钱，叫他清理。他开始愤怒了。第三天，我对这个体面的人说，一万块钱怎么样。体面的人二话不说，将那堆狗屎捧走了。事后很多体面的人找到我说，以后有这事言一声！”

“你少给我装神！我还就不吃这一套！说出你的名字来！”

“……闻天海。”

“……”

“哈哈，我这个人现在变得很酸不是？形势所迫啊，大伙不都在为城市文明尽一些微薄之力嘛。”

“啪”，那边电话挂了。

李所长脸气得铁青，愣怔片刻，将手机丢给了那一帮喜眉笑眼的人。

陈锋在一边也隐隐听到了一些，心里沉了下来。李所长看着他，露出了一丝无奈。

“我自己解决吧，没什么大不了的。”陈锋说。

“经济纠纷，”李所长对干警说，“我们不好插手的，我们走。”

到了楼梯拐角处，李所长对那帮人说：“如果出现暴力，我李某人决不轻饶你们！”

陈锋闹不清自己哪里得罪了闻天海。陈锋和闻天海八十年代在一起共过事。那年月搞钱的门路比较少，特别是对于陈锋这类人。对他们而言，夏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夏天衣衫单薄，钱都放在手提包里了。陈锋们就穿着汗衫短裤，脚穿那种圆口

的特别帮脚的老头鞋，胳膊上搭条毛巾，手里攥把单面刮胡刀片。三五成群，能拎包就拎包，不能拎包就割包。一旦事主发现了，便将钱款如数奉还，息事宁人。闻天海当时很被他们看不起，割包手艺不精，离老远就能听到那皮革开裂的声音，大伙头皮都炸了。偏偏闻天海还人家钱又还得不干不净，往往趁人不备抽出两张来，弄得失主大呼小叫，其他人都警觉了。

有次事主发现还回来的钱少了，一把将闻天海揪住，闻天海极不情愿地将其余的钱拿了出来。事主是个二愣子，不依不饶要抓闻天海去派出所，陈锋一伙们急得不得了，拿出一叠一叠的钱塞给事主，叫他放过闻天海。事主不为所动，又加上身强力壮，将闻天海一只胳膊一扭，朝派出所方向走去。

陈锋们无计可施，一边骂着闻天海，一边远远跟在后面，商量着去托熟人。到了派出所门口，身体强壮的事主突然大叫一声，捂着肚子倒下了。闻天海一溜烟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了。

陈锋们见事主倒下的地方洒出一摊血，事情闹大了，都溜了。

托一个不相干的人去打听，才知道闻天海用的是三棱刮刀，这种刀捅人后不能拔出来，拔出来就见风了，人就没命了。那人被干警送到了医院，据说刀一直在身上。

晚上去医院打听，说这人已脱离了危险，陈锋们长吁一口气，这下不用逃跑了，人不死就不是大案。不过，从这以后，大家都尽量避着闻天海，这人行为人鲁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许多年以后，闻天海发达了。闻天海后来开始做生意，跟着一个叫曹过的人。曹过在服装城生意做得很大，基本属于垄断的性质。就是他批发过来的服装，再批发给服装城其他的人。曹的手下豢养了许多打手。

曹过是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被人击毙在本田车里的。双管猎枪连开三枪，胸部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闻天海被刑拘了，嫌疑人。半年后被放了出来，说是证据

不足。从此,闻天海就发达了。

发达后的闻天海见了陈锋不屑一顾。陈锋当初开饭店去找他借钱,闻天海把笔挺的西装脱下来,又把考究的衬衣扣子解开,露出胸脯上的一个圆形疤痕。

“这一刀差几毫米就捅到了心角膜。我一直闹不明白,咱俩酒后打架,你干吗要往我这里捅?”闻天海说。

“你也捅了我一刀!”

“我捅的是右边!”

“多少年了,咱说好不提这事的!”

“一到阴雨天,我这伤口就疼!”

“你发达了,开始算旧账了!”

“过去的账我不准备算,不过我也不会帮那些曾叫我吃过亏的人!”

“他妈的!”

“你现在这句粗话我当没听见,不过不要冒第二句!”

“你少他妈的给我拽!”陈锋这句话骂在肚里。陈锋看见四个体格强壮的青年人面无表情地冒了出来。

陈锋从那以后就不和闻天海来往了,陈锋根本想不起灾祸是因了那天酒桌上说出的话。

晚上那帮人又来了,一切都是中午的重复。这帮人中午吃完饭还结了账,花生米黄瓜劣质酒,三十多桌只结了不足一千元。

陈锋想,这样下去生意就别做了。陈锋决定去找一个人。

二

8

卧龙阁浴池的一个单间里,狄爱国正闭目躺在那里,被一个小姐做着泰式按摩。这里的小姐一般不爱给狄爱国按摩。一个钟就是一个钟,而且狄爱国极其挑剔,小姐累得腰酸腿疼。其他客人早动手动脚了,小姐正好不用费力,也许还可以增加其他的一些收费项目。

狄爱国就是按摩,就是要累得你一身臭汗。有那新来的小姐不知底细,触摸他敏感处,狄爱国一声吼,叫她滚蛋。老板赶紧再换一个。老板知道狄爱国,按摩就是按摩,干那事就是干那事,两项要分得清。

有人敲门。

“狄哥,我是夜玫瑰酒吧的王经理。”

“进来吧!”

狄爱国没有睁眼,正被小姐用头发梢电着他的手心,他比较喜爱这一细节,每逢此时,他就有些飘飘欲仙。

王经理蹑手蹑脚进来了,放茶几上一个鼓鼓的大信封。

“这是这个月孝敬你的。”

“知道了，你走吧。”狄爱国依旧闭着眼睛。

王经理没走，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狄爱国把眼抬开一条缝：“什么事？”

王经理点头哈腰说：“这次又有人密告，市公安局的都来调查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你要小心。”

狄爱国坐了起来：“调查我收保护费？哈哈，看来你们这些夜总会又该开会了，不统一统一思想，有人就要往歪路上走。你先走吧，我知道了。”

王经理走到门口又停住了：“狄哥，‘快乐巴黎’那家夜总会你不去控制了，好多人都有怨言啊。我们一心一意孝敬狄哥，他们为什么不孝敬！要是因为他们后台硬，狄哥不去控制的话，其他人也会学他们的，也会去找后台的。”

狄爱国哈哈大笑：“那样他们只会交的更多。后台不是找的，后台是原本就有的。你王经理要是有个亲戚是要害部门官员，我也不惹你。不过也不能太将就他们，等着吧，找机会搞搞他们。”

王经理出门时正好碰上陈锋。王经理不认识陈锋，张他一眼，和他擦肩而过。

狄爱国看见陈锋，于是对按摩小姐说：“你不用按了，去拿几瓶啤酒来。哪种牌子的？”

陈锋刚坐到沙发上，见他问自己，忙说：“随便，什么都行。”

“什么事情啊，打个电话不就行了。”狄爱国也坐到了沙发上，递给陈锋一枝烟。

“好久没见你了，早想来和你唠唠。再说，你手机号经常换，我刚才还是问了马小三，才知道你在卧龙阁，开车就跑来了。”

“我这种人手机号不经常换能行吗？喂，看你心事重重的，

生意不是不错吗？”

“唉……没办法了才来找你，我遇到搅场子的了。”

“哦？谁这么大胆？”

“小混混用找你吗？”

“嗯？”

“是闻天海。”

陈锋简单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狄爱国点上烟，缓缓抽了一口：“你怎么惹着他了？”

陈锋又叹口气：“可能还是原来捅他一刀那事。”

“不至于吧，多少年前的事了，要算账也早给你算了。我给你问一下。”

狄爱国拨了几个电话，对陈锋说：“我也早不和他接触了，连他电话都不知道。”又拨了一个电话，终于问出来了。狄爱国做个手势，叫陈锋不要吱声。

“天海哥吗？呵呵，我是爱国啊……有什么稀奇的，想以后跟你混呗！哈哈……不开玩笑了，我是想在你面前讨个人情……哈哈，还是天海哥厉害，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底为什么啊？噢……噢……喝多了胡说，计较什么啊，你身份越高心眼越小啊，谁他妈这么多嘴呀……好好好，算我没说！那你忙你的吧……我哪敢跟天海哥喝酒啊……哈哈，玩笑，好的，再会！”

关掉电话，狄爱国骂一句：“什么玩意儿！”

陈锋就知道结果了。狄爱国抱怨他不该乱讲，有时候你随便说，可能一句话就出事了。

陈锋咬咬牙说：“他不叫我过，我也不叫他过了，不行明天我也豁上了！我没有马崽，可我还有点钱，明天我去劳务市场雇批民工过来，每人发把斧头，把那帮人先砍跑再说！”

狄爱国笑眯眯地看着他：“你多年不走江湖了，对这里的道道已经陌生了。现在一般都不玩明的，不知不觉就把活做了。即便迫不得已玩明的也不在自己地盘上玩。就说杀人吧，